

日子三部曲之三

黄国荣

街 谣

黄国荣

作家出版社



日子三部曲之三

黄国荣

街谣

黄国荣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街谣/黄国荣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2. 10
(日子三部曲: 3)
ISBN 7-5063-2454-7

I. 街… II. 黄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64503 号

街谣——日子三部曲之三

作者: 黄国荣

责任编辑: 王宝生

装帧设计: 张晓光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930761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

印刷: 北京印刷三厂

开本: 880×1230 1/32

字数: 410 千

印张: 15.5

插页: 3

印数: 001-12000

版次: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2454-7/I·2438

定价: 25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在美国拉斯维加斯“纽约·纽约”饭店前合影

能否踏进同一条河流？

能否走进同一时间？

——题记

代序·上帝给的日子

曾经说用三只眼睛看世界，并非标榜自己有“二郎神”的神通，而是指故乡、兵营、都市三块生活令我终生眷恋。我在故乡度过了美丽又艰辛的童年和少年，在胶东半岛海防戍边奉献了最灿烂的青春，现在北京为军队文学艺术创作、出版，倾注了自己的心血和才智。江南水乡、海防军营、首都北京的环境、文化、大米白面、玉米高粱、牛奶面包、空气、阳光、雨露，养育了我，造就了我。自小到今天，是父老乡亲、战友、同仁朋友与我一起在人生路上跋涉，品尝人生的苦涩和甘甜；经受生存的艰辛和残酷，感受人间的欢乐和温暖。是他们给我生活，给我智慧，给我灵感，给我毅力。生活把我与他们融合，血肉相连，息息相关，唇齿相依。我不能不关注、凝视、遥望他们，不敢有半点疏忽和懒惰。《兵谣》、《乡谣》、《街谣》，算是对战友、父老乡亲、同仁朋友的一个交待。《兵谣》献给部队同甘共苦的战友们，《乡谣》献给故乡生我养我的父老乡亲们，《街谣》献给书业界艰难创业的同仁、朋友和哥们儿。自己是以这样的一种诚意来写这三部作品，不敢奢望战友、父老乡亲、同仁朋友们叫好，他们读了作品，只要承认我是他们的战友、乡党或者哥们儿，就知足了。

故乡是我人生的出发点，也是我文学的根。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写作的根，根植得深与浅，获取的养分丰富与单调，成长的土壤富饶与贫瘠，决定着作家的写作生命。除了山水、地域文化和风情的熏陶，我以为赋予作家文学天资和灵性的往往不是父母，而是爷爷或奶奶。父母对儿女考虑更多的是责任，是管教，心理上的对立

会导致距离。爷爷奶奶则不同，他们给孙儿孙女更多的是疼爱。隔代老小之间几乎没有距离，相互间可以无话不说。家族的历史，村里的故事还有民间的传说，常常是爷爷奶奶与孙儿孙女间永恒的话题。爷爷除了告诉我那些历史、故事、传说外，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他宽厚的性格。他是当地方圆几十里有名望的“牛头”，现在叫经纪人。做中间人首要的是公正，要主持公道，离开了公平、公正，这碗饭就吃不下去。我跟爷爷在一起生活十八九年，从没见过爷爷与谁有过纠纷，也没见他跟谁吵过架。就是我娘与邻居发生口角，他也会把我娘叫回家。我记得他总是这样劝我娘：“大小姐，谁对谁错都摆在那里，你让她去说，她不占理再骂人，村上人就会说她，一人说她一句，她三天三夜不睡都骂不够本。”很小的时候，我陪爷爷睡，我问爷爷，我们家的屋子为啥比左右邻居的窄，床要是横着摆，连过道都没有。爷爷说造屋的时候家里没有人，把活儿都包给了他们，他们把自己的墙沟挖到了咱家的宅基地上。爷爷跟我说：“忠厚才能有后。人一辈子不能占别人的东西，尤其不能占别人家的地，要是占人家地占到棺材坑那么大，他就该死了。”当时我无法判断爷爷的话是否灵验，可邻居的长辈们不到四十就短寿倒是事实。爷爷的宽厚影响了父亲，父亲在镇上猪行掌秤，也是一辈子做中间人，完全继承了爷爷的品行，江、浙、皖都有他的朋友。宽厚待人成了我们家的祖训。现在想起来，太爷爷活到八十七，因带短工下地抢收麦子中暑而死；爷爷活到八十三，因患肠梗阻医院不给治疗而死；父亲今年已经九十一了，还常跟儿子们搓麻将，八十九岁那年跌断了大腿骨，居然还能长起来，如今走路连拐杖都不用，一天一趟街，天天到茶馆喝茶聊天。现在再品味爷爷的话，道理深在其中。我的作品没有跌宕起伏、曲折离奇的大悲大喜；也没有你死我活、尔虞我诈的深仇大恨；即便械心地阴暗的小人，也总是以规劝的宽容让其反思。这怕是直接受爷爷宽厚性格的影响，可以说是长，也可以说是短。

我们家的生活境况，从太爷爷开始，一直处在叫富不富，叫穷不穷的中间状态。这种状态让我自小看到了比我家穷困的人家，冬

天穿不上裤子的贫寒，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对贫民的同情；这种状态还让我看到了比我家富裕的人家，宁愿拿剩茶剩饭喂猪也不给叫花子一口饭吃的势利，我与叫花子一起对富裕小人充满憎恨。同情与憎恨让我过早地成熟，我的情感变得细腻，对人情特别敏感，思维活跃丰富，世事记忆永久。或许就因为这些，我的小说才生活扎实、细腻逼真、人物鲜活，人物、故事才显得新鲜、独到，与别人的不一样。

三部小说，冠以“日子三部曲”，该有点想法。写小说的都在以各自的角度思考人，书写人生。在部队一个青年作家读书班上我说过这样一个观点：凡是一个成熟的有成就的作家都有自己独到的视角。比如鲁迅先生的平民视角。他的眼睛始终盯住社会最底层的贫民，他的爱与恨都交织在国民的那根脊梁上。无论阿Q、孔乙己还是祥林嫂，都倾注着他哀其不幸、怒其不争的复杂情感。比如郭沫若老先生的文化视角。他的全部作品中，无论是秦始皇、屈原还是王昭君、高渐离，在他们身上放射出来的艺术光芒，都饱含着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。再比如莫言的童真视角。他喜欢用童真的眼光来看待现实世界，无论是现实还是历史，世界在他的童真目光里，非常滑稽可笑，又非常真实可爱。无论是《透明的红萝卜》、《红高粱》，还是《牛》、《拇指铐》，只要他用这种视角来观察生活，他的作品就必定是全新、独特的，也是叫绝的。

说到底视角其实是哲学，是观察认识世界的方式方法。窃以为，有些长篇前紧后松、虎头蛇尾，有的概念、空洞、苍白，有的人物思想大于形象、符号脸谱化，根是哲学思想不够扎实所致。存在决定意识、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、斗争性与同一性、外因与内因等等这些基本观点，或许还停留在书本，未能真正成为自己观察世界和思维的方法。人物看不出现实、家庭、地位、经济、环境、地域文化、民风民俗、教育等诸方面对他个性形成的营养成分，人物命运和结构也与事物运动发展的内在客观规律相背离。一个作家的哲学观念尚未确立，便始终无法确定，或者无法找到属于自己的视角，那么可以断定，他的写作很难创新。没有独特的视角，就不

可能有独特的发现，作品很难具有原创性。主题跟别人大同小异，人物似曾相识，结构司空见惯，故事陈旧老套，语言东施效颦。现时这样的作品比比皆是，有的还炒得颇响，有的还得这样那样的奖。其实真要是坐下来平心静气问上几句，它写了个什么样的人？提供了什么新鲜故事？语言有什么魅力？对生活有什么独特发现？表现形式有什么创新？可能有的作品就问成了一摊泥。

不敢说自己已经有了独特的视角，或许只是有了这种意识和追求。我着力关注普通人生命的价值。在评论家、作家眼里，从拙作中发现更多的或许是人物、思想、细节、语言、文化和风情。但我写的是普通人的日子。他们所遭受的天灾人祸、遇到的命运挫折，碰到的生存困难、人与人之间产生的矛盾是非、他们按照当地的文化习俗为人处事的所作所为，都是生存的客观赋予他们日子的内容，都是日子本身的程式和过程，他们就是如此一天一天活着，生命的价值完全涵容在他们平凡的日子里。《兵谣》是士兵和下层军官的日子，《乡谣》是乡村底层农民的日子，《街谣》是都市下层市民的日子。

一个生命，当他从娘肚子里钻出来呱呱来到人世间，无论上帝给他安排怎样的命运，官也好，民也罢；高贵也好，卑贱也罢；天才也好，愚蠢也罢；作为人，他活着，都要过日子，每一个人的生存权利是平等的。我们的社会、我们社会的掌权人、政府的权力机构、我们的法律、法规、政策、制度都应该给他们以平等，可现实恰恰给人以不公正、不平等。有的人为了别人过好日子，把艰难和困苦留给自己；有的人则把自己的好日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。这种客观或人为的不公正、不平等，制造了许多人间悲剧或人间喜剧。我只想为那些被不公正、不平等所抹煞其生命价值的、为这种抹煞所折磨所困惑的人们呼喊，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尊重人过日子的权利。古义宝、汪二祥、闻心源、莫望山就是在这种不公正、不平等的扼制下，艰难地过着上帝给的苦涩的日子。

既然是诉说他们的日子，三部作品就尽力跟日子本身一样自然和真实，不制造人为的悬念和曲折。诉说的功夫，关键在说。叙

述，说也。一部几十万言的书，如果能让当代人读完，作者的语言便有些功夫；如若能让读者读出滋味，甚至品味陶醉其中，作者的语言功夫便修炼到相当的程度。我是作者，也是读者。我以为一部好的小说，它应该让读者随时随地，随便翻到哪一章、哪一节、哪一页，都能读下去，而且一读，很快就能把读者带进小说营造的氛围，让其陶冶其中。这是小说的一种境界，也是我一直追求的境界。

在《街谣》最后修改的日子里，上帝扔给我人生最大的痛苦，母亲患肺癌医治无效，于腊月二十六（二〇〇二年二月七日）傍晚七点零八分，永远离开了我，我再也见不到用血和汗养育我们的娘。尽管在她最后的日子，我在病床前陪伴了她十八天，这是我当兵三十四年中与母亲在一起最长的日子，也叫娘最多的日子，尽了一点儿子应尽的责任，但遗憾仍没法弥补，我无力让她活过八十，给她做八十大寿。天意无法抗拒，这是上帝给我的日子。《街谣》的后三章就是在这悲痛的日子里改毕，我以此排解心中的悲痛。母亲一直企盼儿女事业有成，我认定这是对母亲养育之恩最好的报答。

作 者

二〇〇二年三月二日于黄寺宿舍

目 录

代序·上帝给的日子	1
第 一 章	1
第 二 章	28
第 三 章	53
第 四 章	83
第 五 章	108
第 六 章	134
第 七 章	165
第 八 章	195
第 九 章	226
第 十 章	255
第十一章	289
第十二章	323
第十三章	349
第十四章	385
第十五章	423
第十六章	448
后 记	481

第一章

1

闻心源眼睁睁瞅着桌子上的东西犯愣。一边是一摞他十几年来在各大报纸发表的重要文章的复印剪贴，二等、三等功和各种奖项的证书；一边是一张小小的省委宣传部办公用的便笺，上面只几个淡淡的铅笔字。他越看越不可思议，一直他以为比生命还可贵的东西，在这里竟不如那张小纸片。

闻心源着一身笔挺的校官服，威武地站在公共汽车里。闻心源今日决定上省安置办，他认为上安置办应该穿校官服，虽还没那两杠三星，但他感觉穿军装提气。

闻心源在人民广场走下公共汽车，立即淹没在人的海洋。那身显眼的军服不再显眼。人民广场地处江都市中心，是全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中心。人民路、中山路两条横贯南北、东西的中央大街在这里交汇。人民广场的东面是新华广场，江都百货商场，赛特商场，新华书店，嘉华超市，张扬着各自的商业气势，汇成江都市的商业景观。人民广场的西面是中山广场，省电视大楼，广播大楼，江都日报大厦，工人文化宫，建筑造型各具特色，展示着江都市的文化意蕴。人民广场是中心广场，省委、省政府高大威严的门楼，庄严雄伟的广场观礼台，省博物馆，加上省电报大楼、省水电大厦以及正在施工中的二十四层华银大厦三座摩天大楼，显示着江都市的现代都市气派。省电报大楼上的巨型电子电视屏幕，一天二十四小时向广场和人们播放着本省、中国和国际新闻。三十二条线路的公共汽车、无轨电车，数以万计的自行车和成千上万的人们，像潮水一般从四面八方向这里涌来，又从这里退去，来来往往，熙熙攘攘，广播声、汽车喇叭声、大厦工地机械轰鸣声、人声，汇成了江

河奔泻般的声涛，骄傲地炫耀着都市的繁华和热闹。

当省委、省政府森严的门楼下那一溜巨大吓人的招牌映入闻心源眼帘时，他条件反射般挺胸收腹，浑身涌出一股激动。好大的招牌，省委的牌子白底红字，和门楼的右柱一起顶天立地；省政府的牌子白底黑字，与门楼的左柱立地顶天；其余人大、政协、团省委、妇联的牌子依次排在一边。执勤的警卫是武警，门楼设左右双岗，面对面四个卫兵，比他们军部还森严。

闻心源健步进入大门时，潇洒地抬臂向卫兵敬了礼。一米七八的仪仗队身材，每分钟一百一十七步的标准步伐，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军人气质，让四个卫兵不约而同地扭头再次把他的背影欣赏。闻心源的步伐继续铿锵，他知道此时他们准在扭头看他，真正的军人才懂得男人最崇拜什么。

闻心源至今认为，军人是男子汉最好的职业。从一九七二年在衙前村结束知青生涯穿上军装的那一天起，他就没打算再脱下这身军装。当兵三年就破格提干。当新闻干事，全年见报一百八十篇，平均每两天一篇文章，领导给他记了二等功。他当宣传处副处长时，同年当兵的战友有的还在连队当指导员。正当他在宣传处长的位置上干得有声有色，满肚子鸿图大业时，喏当一个命令，他们军撤编了，几千名壮志未酬的军官立马要解甲还乡。上级很看重闻心源，给他的选择是，超配到某师政治部当副主任，或者到某军分区政治部当副主任。爱人江秀薇倾向继续留部队，也不希望他放弃新闻这个专业。闻心源沉默了三天，他很为难，也很矛盾，他从来没想到人生路上还会有这么为难他的事。骨子里他不愿离开部队，脱军装意味着他人生的失败。叫他矛盾的是他不愿意放弃新闻这个专业，他已经为此付出了十几年的心血，如果纯粹为了某一个职务跟别人那样混，即使混个一官半职，除了能向平庸之辈们炫耀那个官衔外，将一无所有。斗争来斗争去，下定决心，与其在部队做个超配的多余人，不如到地方继续搞专业。老主任赞成他的选择，老主任的战友就在他们省当宣传部长。闻心源说服江秀薇，痛苦地选择了转业。

闻心源在省政府大院的林阴大道上走路刷刷刷刷，其实他心里虚着呢。本该在半个月之前，他无需买什么礼品，也无需低下他那头，也无需弯下他那腰，至多不要那么趾高气扬就行，别人就会妥妥地帮他把事情办了。可他心里那点自尊在作祟，部队的一帆风顺让他自我感觉良好，有点自命不凡，硬是不服那一套，把老主任的关爱揣兜里只当万不得已的防备，还想创造点奇迹炫耀炫耀，证明他那固执的信念：只要有真本事，到哪都有饭吃。

他暗自整理了一份个人简历，把自己在《人民日报》、《解放军报》上发表的通讯、经验、理论、言论，分类选出代表作，复印了三套，加上十几个获奖证书的复印件，组成他的辉煌历史。背着这些东西，他像背着个核武器那么牛，省报大楼在他眼里跟自己的家似的，谁也不求，直接找了总编辑。

总编辑没把闻心源拒之门外，闻心源对这位总编辑却怎么看怎么不顺眼。干瘦干瘦，小眼睛，四十郎当，至多一米六，闻心源一点没办法把他与总编辑这个职务联系起来。

闻心源问：“请问，你是总编吗？”

总编闪着大眼睛不满地说：“你是谁啊？”

“我叫闻心源。”

“闻心源是谁呀？”

“闻心源是我。我在部队当宣传处长，想转业继续搞新闻，这是我的一些材料，想请你看一看。”

总编点了点头，没说话。闻心源带去的東西很快把总编的写字台覆盖。闻心源只管一件一件展，总编辑只顾拿眼一件一件瞅，闻心源摆完了，总编也看完了，他们谁也没说话。闻心源看看总编，总编也看看闻心源。闻心源再看看总编，总编也再看看闻心源，两人就都笑了。

“完啦？”总编问。

“完了。”闻心源答。

“完了就放下吧。”总编说。

“这就走？”闻心源有些意想不到。

“我还有会。”总编说。

“你看我……我再怎么联系?”

“研究研究再说。”

“那我什么时间……”闻心源不想问得太白太直接。

“这难说。”总编一直满不在乎。

“假期有限，若要不行，我好再到新华分社、市报、晚报、电台、电视台看看。”闻心源想抬高一下身价。

“等不及，现在拿走也行。”总编却无所谓。

“我首选是省报，不要求职务，当记者编辑都行。”闻心源感觉到了这门槛的高度，只好自己找梯子下来。

“愿意等，放这儿看看也行。”总编的话和态度无边无岸，闻心源的感觉没抓没挠。

闻心源一边道别一边退出总编的办公室，一脚踩在了身后人的脚丫子上。别人倒没有什么，他自己惊得差点摔下楼去。转身看，那人竟也是位军人。那军人没生气，反倒他乡遇故知，问他是不是也想上报社？闻心源点点头。那军人神秘地问胃口大不大？什么胃口？闻心源没听明白。那军人立即转移了话题，问闻心源他们能要几个人。闻心源没有想到要问这个问题，他当然不知道。那军人客气地说那好那好，后会有期，弄不好咱还成同事呢！说完那军人提着皮包进了总编的办公室。闻心源下楼，心里空落落的，好像掉了点什么，又像缺点什么，到底掉了什么缺点什么，他又说不上来。

闻心源再次走进总编办公室，总编笑眯眯着小眼睛称赞闻心源文章写得好，他们需要他这样的人才。闻心源心里的希望像肥皂泡一样呼呼地鼓起，伴随那鼓起的肥皂泡，心里还涌出许多蜜一样的甜润。没等那肥皂泡鼓满心胸，总编一指头把它戳了个粉碎。总编很抱歉地告诉闻心源，但是，他们不能接收他。闻心源急了眼，问他的条件难道不如别人。总编微笑着摇摇头告诉他，不是他不如他们，而是他太出色了，他的职务没法安排。闻心源更哭笑不得，说他的态度非常明确，当记者编辑都可以。总编却说，作为个人，能上能下，能官能民，精神是可贵的，但是，作为单位，作为组织不

能这样办，这是政策问题，牵涉到地方对部队转业干部的态度问题。闻心源听出总编在应付他，禁不住问总编他们是不是要了那天跟他一起来的那位军人。总编很不自然地说还没定，还没最后确定。闻心源觉得自己的问题问得有些傻。

闻心源总结经验教训，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，他同时依次把三份材料送给了新华分社、市报、晚报。再一轮又上了电台、电视台。前前后后整整跑了半个月，居然没有一家接收他。有的说 he 来晚了，他们的名额已经没有了；也有的说，他的职务太高，他要来，他们社长和总编得给他倒位置；还有的说他们没权确定，要市里统一分配。闻心源的高傲被软的硬的钉子碰得落花流水，他回到老家，在家里躺了两天，反思了两天。他服了，终于有了自知之明。他小叔在县机关做事，说要是实在没处接收就回他们县电视广播局。闻心源的尊严受到了无情的嘲弄。他想或许自己太自以为是了，天下不只你会写两篇文章，这地球离了谁都行，这世上每一个岗位，谁都能干，用谁都成，人家何必非用你呢。他想通了，今天穿上军装走进了省政府大院。

省安置办主任接过闻心源那张条子，反感立即挂到两个腮帮子上。闻心源没有因为那主任反感而作出对应的反应，他努力不让内心的情绪跑到脸上，尽力保持着军人的仪表，不卑不亢，不媚不俗。

主任看完那张宣传部长写的条子，没说话，却冷笑了两声。那笑声让闻心源心里很不舒服，他没让不舒服跑出来捣乱。事实立即证明他的忍耐非常正确，主任冷笑归冷笑，那张条子却仍牢牢地捏在他手里。闻心源真切地感受到了权力的威力，就这么一张白条，上面既没有宣传部的公章，也没有部长的私章，不过他的一个签名，而且还是铅笔写的字。这张白条子，主任看着生气，却不敢扔。闻心源看得清清楚楚，那条子刺激了主任的某根神经。闻心源作好了接受急风暴雨的准备，安置办主任却没有发火。他笑了，那笑声像猫头鹰哭，挺惨人。

“你们真有本事啊，解放军啊解放军，不佩服不行啊，你们什

么样的条子开不出来？是啊，当兵的辛苦，风雪高原，边防哨卡，戍边保国，十五的月亮，血染的风采，怎么再能下县城呢？省机关干部应该把位置都倒出来，让咱转业干部来坐。军队是所大学校，军人什么不能干呢？”

闻心源在那些新闻单位的头头脑脑面前没勾一次头，也没哈一次腰，可主任的这几句却把闻心源说勾了头，说哈了腰。闻心源不是装样，他真切地感到，安置军队转业干部确实是件让地方政府十分头痛的事，编制岗位不说，这要耽误多少地方干部的提拔。可话说回来，这又有什么办法呢？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，它不能养老头兵啊，只能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，要不怎么办？

闻心源怀着一种体谅的心情让主任嘲讽够，等他人累了，话也没有了，他才把茶杯端给主任，端茶杯的同时闻心源十分抱歉地说：“确实添麻烦了，需要我做什么呢？”

主任拿着条子再看了看，苦笑着说：“能叫你做什么呢？你又能做什么呢？”

闻心源添麻烦这话是真的，按政策，毫无疑问他该回自己县里，可新闻这个专业，只有在江都市才有施展的天地，才有发展。主任的难处他能体会。这条子是省委宣传部长写的，宣传部长是省委常委，这种条子开了就得办，开得越多，越要他命。闻心源很想解释几句，他与宣传部长没有一点个人关系，是他部队的政治部主任跟宣传部长有关系，他们是两亲家，过去都在军区当部长。他的主任器重他，赞成他到地方继续搞新闻，才给宣传部长打了电话写了信，向他推荐了他，这条子就是如此，没有一点铜臭味。他还想跟他说，他原本一点都不想拿这张条子来为难他，他想凭自己的实力去谋职，可现如今这条路走不通，要不他也不会到今天才来找他。闻心源没法解释，这有点当了婊子，还要立牌坊的味道。既然有了这条子，怎么解释别人也不会相信。别人送礼都找不到门，有的钱花了，香烧了，佛拜了，还是去不了自己想去的方。他不用求人，不用送礼就拿到这种条子，别人做梦都不敢想，挨这么几句说算什么呢？闻心源非常幸运，但他心里并不痛快。